

长篇悬疑奇幻小说

古國幽陵²

| 寻 | 幽 | 探 | 秘 |

能让人迷失心智的神秘花谷，颠覆传统的社会体系，超越现代文明的科技，异度空间的高度文明，地表莫名消失的物种，茫茫孤岛隐藏背后真相……神秘消失的上古之国到底还有多少未解之谜？

鬼点子●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鬼点子为您解读一段异类空间的高度文明

探寻人类文明遗失之地，

上古遗迹背后的惊天秘密

被人类称之为地狱的世界跨越千年，它的真相原来是……

起点中文网、新浪、搜狐、天涯、91、17K、腾讯，

七大知名网站联袂推荐

古國幽陵²

| 寻 | 幽 | 探 | 秘 |

长篇悬疑奇幻小说

鬼点子●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国幽陵：寻幽探秘 / 鬼点子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155-0054-6

I. ①古… II. ①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539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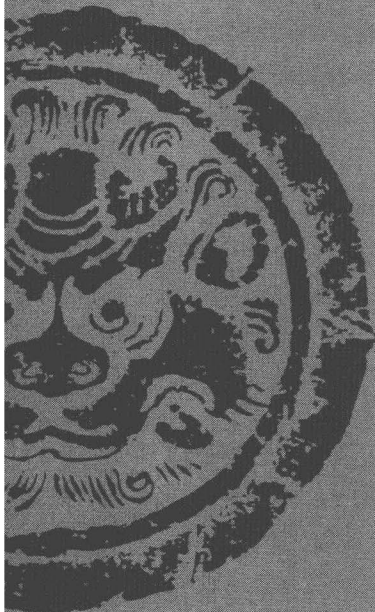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古国幽陵：寻幽探秘

作 者 鬼点子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054-6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古国幽陵②
寻幽探秘

- 第一章 诡异峡谷 / 001
- 第二章 上古遗迹 / 024
- 第三章 阿修罗界 / 042
- 第四章 深谷幽囚 / 060
- 第五章 探索神秘 / 077
- 第六章 死亡险境 / 093
- 第七章 死神骷髅 / 107
- 第八章 幻境囚徒 / 126
- 第九章 异度时空 / 139
- 第十章 幽陵轶事 / 163
- 第十一章 诡异杀戮 / 182
- 第十二章 诡异之计 / 200
- 第十三章 高超科技 / 221
- 第十四章 惊异连连 / 235
- 第十五章 天降神兵 / 252
- 第十六章 接受传承 / 272
- 第十七章 北纬 30 度 / 286

第一章 诡异峡谷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森林，复照青苔上。

却说在一片人迹罕至的荒野，山浪峰涛，层层叠叠，云雾缠绕，奇峰耸立。群山之中藏着一处与世隔绝般的山谷，这个山谷被刀削斧砍般的悬崖包围着，只有一处出入口，那入口在数百丈的瀑布之后，驶一条小船由洞穴沿着水道而行。这条小木船上雕刻着精美的怪异图案，船首与船尾翘得很高，侧面看上去就像一弯新月。

船头比船尾高出两尺，吊着一个精美的灯笼。表面看是灯笼，实际那透明的球状表皮由植物的经脉构成，里面发光的是类似萤火虫一般的小飞虫。这种飞虫有拇指一般大，通体发光，具有一双蝴蝶般的美丽翅膀，苍蝇一般的眼睛，人的鼻子与嘴巴，身体像蜜蜂。这种发光的小虫胆子小，受到惊吓就会发光。

坐上小船，灯笼下的铃铛便会摇晃起来发出悦耳的叮当声。灯笼里的小飞虫听到声音就会很不安地飞起来，发出光亮。

船身下是一条单轨滑道，船沿着滑道缓缓地前行。进入一片黑暗的灌木丛，漆黑无光的河道两岸的林子里漂浮着刺鼻的味道，随处可见漂浮在河面上的森森尸骨，有些尸骨狰狞着，有些身上还锁着锈迹斑斑的铁链。透过缓缓的水流看到河床下深埋着倒塌的巨大柱子。柱子的碎片上雕刻着跟船身一样的花纹，像文字又像图案。远远能瞧见林中一闪一闪会移动的灯火，仿若暗夜里的鬼火，又仿若传说中的灯笼鬼。

船的目的地，是一个峡谷的入口，岸边有一个老太婆把守着。

那老人约七十来岁，长长的白发盘在头顶，一根很旧的檀香木簪子插在发间。她左边白色稀稀拉拉的眉毛上有一颗指头一般大小的黑痣，尖而长的鹰勾鼻，满脸的皱纹有着很多黑斑。她总爱装出一副慈祥的微笑模样，笑起来时露出满口稀稀拉拉零落的牙，很诡异。骨瘦如柴的身子藏在黑色的斗篷之下，干涩的手指有着长长的指甲。她驼着背，总是独自一人在岸边熬着骨头汤。那熬汤大锅里的汤料没人见过，每次盛汤时，汤勺在锅里搅拌，发出骨头撞击铁锅的声音：咕咚、咕咚。热腾腾的汤飘着诱人的香味，溢满空间，只要一闻便

忍不住想要尝上一口。

旁边的一株茂盛的藤蔓半遮掩着一块石壁，之上题着三个斗大的字——蛇鳞谷。

凡是来这的人，婆婆都会很热情地请他喝一碗“孟婆汤”，然后微笑着恭送他人谷。

站在谷口，就能看到仙境一般的世界，鲜花盛开，阳光明媚。能嗅到花的芳香，看到鸟儿群飞。随着微风，漫天飘着花瓣，地上被美丽的花瓣铺着路径。云山之间翠松挺拔，群山巍峨，怪藤缠绕，奇花异草随处可见。怪藤搭建的桥梁与山石完美结合，成为大自然的天然艺术品。害羞的美丽孔雀躲进花丛，偷偷地探头张望；树梢上的红毛松鼠一边吃着松果一边欣赏着风光……

抬头望向花海深处，云雾袅绕中有一座美丽的山庄，山庄的瓦片类似琉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汉白玉的台阶显出庄重与大气。建筑的风格完全违背中国的传统理念，依照西方的城堡与东方的雕琢相结合，回廊绕山而倚，似乎山庄在云端之上，又似乎云倚在山旁。优雅的叮铃声从山庄里传出，清脆悦耳，与风的旋律一起合奏着。看看这美丽的山谷，再听听这动听的旋律，没有人不为之陶醉。

沿着回廊渐渐地走近山庄，踏在洁白的汉白玉台阶上时，这才发现每个台阶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符号，似乎是月的阴晴圆缺。踩在不同的符号上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一路而上，就好像踩在了钢琴键上一般演奏着动人的旋律。

回廊的雕琢很讲究，每根柱子上都绘画着精美的图案。怪藤缠绕其上，青苔铺满，青石板上微微的裂痕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里有着悠远的历史。

沿着回廊一路前行，能领略峡谷的风光，渐渐地往高就靠近了云层。一双仙鹤一声鸣叫飞过眼帘，更添缥缈幻境的意境。几种鸟儿的鸣叫此时也隐隐传来，藏在了茂密的林中。

慢慢地沿着回廊靠近山庄，会惊讶地发现山庄其实并不是人眼所见到的砖墙，而是由一种透明得像玻璃一样的物质砌成。这种物质的强度比玻璃强120倍，晶莹剔透，在光下如水晶般无暇，在云雾的衬托中，山庄仿若一座硕大的梦幻宫殿，让人对这峡谷流连忘返。

风吹着飞翘屋檐下的风铃，叮叮当当！空气中带着花香，幻美的花瓣随风而舞，整个峡谷唯美、无暇！云雾在空中漂浮而行，穿越城堡，构成若幻若实的景象！

忙碌的女仆各个娇露欲滴，衣束着低胸的长裙，火辣辣的身材特别惹眼，头上插着几尾孔雀羽，长长的黑发挽在左肩。手腕到手指之间的皮肤上，五颜六色的蛇鳞渐渐淡化消失，那蛇鳞似乎像皮肤的装扮一般，反倒觉得美丽而妖艳。空中飞舞的花瓣经常会悄悄地落在她们的身上点缀着，让美人儿更俏丽。

她们在采集着峡谷里的红色果实，这种果实如李子一般大小，红扑扑地特别鲜艳。一口咬下时里面流出如同血液一般的汁液，看上去像由西方传入的番茄。其实跟番茄不同的是这种果子的树高大，树身长得像一个男子，树皮如蛇鳞一般，故而得名蛇鳞果。尽管看着有些可怕，可一群美丽的女仆采摘着红色果子，在粉红柳绿中，在芬香的花海深处，风的声音、风铃的声音、女人们的欢笑声……怎么看都觉得很协调。

这是画还是现实？这是人间还是仙境？如此美丽迷幻的蛇鳞谷，为何杨斌提到它就会头疼？

在山庄的深处，有一间宽约十丈，长约十丈，高约三丈的豪华浴室。浴室的四周墙壁上雕刻着美丽婀娜的玉女洗浴图，中间一个长约四丈，宽约三丈，深半丈的清澈浴池。浴池由汉白玉大理石砌成，池下铺着白色的鹅卵石。浴池的正面是一尊半裸的少女雕像，女子手持玉瓶，半跪着往池子里倒水，雕像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相对的池子另一端则是一个丑陋男子的头像，张开大口，水沿着他的口流进去。整间浴室具有超前意识，完全超越了当时社会的科技文明。而这个设计隐隐地透着诡异的女尊男卑的理念。

清澈的水面上飘满了采摘而下的新鲜花瓣，一个女子从洒满花瓣的水里冒出头来。她银白的长发挽在肩上，白嫩的肌肤就像透明的果冻，透明得能看到人体内的血管、内脏以及人骨。无论这样的美人多销魂多美艳，她这样的身体出现在面前，哪个男人还有性欲？望着那张脸时，就好像在看一个剥了皮的没皮人，恐怖异常。可是倘若用脂粉遮盖住透明的皮肤，只要见她一眼，便让男人欲罢不能。

她的名字叫水凝凌。

有两名侍女环绕在她周围，不时地往水里撒着花瓣。

水凝凌靠在池中泡着，闭眼冥想着什么。心里低吟道：“涓涓流水，淡墨遥山，落日啼鹃，隐隐残霞。荡秋千，倚窗纱，念念不忘还是他？”

这时石门被推开，进来一个白衣的侍女，上前数步低头欠身一礼，道：“启禀谷主，客人已请到。”

水凝凌微微一笑，那笑真叫人毛骨悚然，因为透明的皮肤让人见到一个会笑的骷髅。她道：“嗯，知道了，退下吧。准备好‘宴席’，招待即将到来的贵宾。”侍女应声退下之后，水凝凌的脸上露着微笑，怕被人瞧见似的，吩咐身旁的侍女也一并退下。待所有的人都退出时，她脸上的笑容便明显起来，自言自语道：“这回看你答不答应。哼！你这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

话刚至此，突然听见帘后有一个声音传来：“怎么这么想我啊？你这般挑逗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哦。”

水凝凌听到男子的声音，气愤地大声喝道：“谁？好大的胆子，竟闯进这，

给我滚出来。”水凝凌又惊又怒，有人待在浴室里她却没发觉。

珠帘儿晃动，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眼帘。

水凝凌看到那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或喜或悲或怒或羞。“你……”

男子约二十来岁，正是杨斌，江湖人给他一个“大魔头”的称号。他参加黑道魔神会得了个第一，而这个第一还是高手都莫名其妙不出场之下得到的。从此，他就被世人认为是黑道最坏最厉害的男人。他凭借自己迷人的外表，又得不少女人缘，自然这“魔”就当之无愧了！至今，他还没搞清楚自己怎么魔了，怎么就被扣上这样的大帽子。

此刻，他坏笑着道：“‘滚出来’这个词用得一点也不雅。你应该说请出来才对。我是你请来的，别忘了。”

“杨斌你何尝文雅过。你是怎么进来的，还不快给我滚出去，否则……”

“又来了，女人不该这么没礼数哦。今天难得来得正是时候，我怎好错过机会。想让我走，就从水里站起来，打走我好了。”说完就坐在浴池旁的一张椅子上，顺手拿起果盘内的果子，刚要咬，看了一眼是蛇鳞果，赶紧放了回去换了一种水果。一边吃着一边对水凝凌笑着，好像在欣赏她洗浴一般。

水凝凌又羞又气，不知如何是好，深呼吸了三次，改变口吻撒娇着道：“你究竟想怎么样？”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刚才你左一个老谋深算右一个老狐狸的，我听着不大顺耳。向我道歉。”

“道歉？你休想！”水凝凌赌气地将头甩开。

“那就用另一种方法解决，让我亲一下，这个够简单了吧。”

“你……”水凝凌对杨斌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她缓和了一下语气道：“你能不能把脸转过去？”

“这句话才像女人说的。不过你我之间的事是迟早的，又何必害羞呢？”

“杨斌！你……”

杨斌忙道：“好吧，我暂且忍你一回。”说完就转过身去。

水凝凌慢慢地从水中起来，可是衣服放得太远，她伸手拿不到。刚想再起身去拿，突然杨斌回转过身来，吓得水凝凌立即缩回水中。她满脸惊慌与羞涩，刚想说话，杨斌抢先一步。

“需不需要帮你把衣服拿近一点？”

“你说呢？”

“还是你自己拿，这样机会对我有利。”

水凝凌气得无计可施。

杨斌坏笑着还是帮她把衣服放近了一点，笑道：“水凝凌，你这个样子好美啊。哈……”他故意笑着走进了帘里。

水凝凌咬着唇，担惊受怕地赶紧穿好衣服偷偷地溜了出去，放下机关把门关上。

杨斌听到石门关闭的声音，就揭开门帘走了出来，听到水凝凌道：“杨斌，你不投降休想离开这。”

杨斌轻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道：“你也没打算让我活着离开蛇鳞谷。看来下次不能对女人发善心。哼！哎——嗟！”他禁不住微笑着看着满池清水，毫无顾忌地脱掉衣服泡在温泉中，闭上眼悠闲得不得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水凝凌觉得很奇怪，浴室里并无动静。既无破口大骂声，也无摔打东西的声音，这可不平常。于是，水凝凌从缝隙中看进去，气得不轻。本想整治杨斌，却见他在享受。转念一想，想到了一个坏主意，于是轻轻地打开了门。

杨斌泡在池中闭眼像是睡着了。

水凝凌忍住笑，轻轻地走过去想拿走杨斌的衣服。

说是迟，那是快，杨斌一伸手抓住了水凝凌。

噗通！

水凝凌被拉入池中。她大骂道：“杨斌，你无赖！”

“哈哈……”

杨斌笑着从水中站起身来。

水凝凌赶紧转开身问道：“你上哪？”

杨斌笑着道：“不让我走？想与我一同洗鸳鸯浴？反正我快是你的人了，随你怎么样！”

水凝凌更是羞红着脸，见过不要脸的男人，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杨斌毫无顾忌地赤身裸体站了起来，上岸慢悠悠地穿着衣服。

水凝凌趁他在穿衣服时好奇又羞涩地想要偷看，微微回头时杨斌故意提高嗓门道：“想偷看等会到床上看去。”

气得水凝凌赶紧把头转了回去，她浑身湿漉漉地爬上岸，赶紧跑出去想关上门。不料杨斌不等她关门，身形早已出了浴室。

“轰隆”一声石门关闭。

水凝凌得意地道：“该死的杨斌，好不要脸的东西。也难怪，江湖人叫你淫贼，你就好好在里面待着吧。”

杨斌好端端地站在水凝凌的身后道：“你今天怎么老是骂我？你又不里面，我一个人待着多没意思啊。”

吓得水凝凌立即转头，瞧见杨斌得意洋洋地在自己身后，气得真想狠狠地咬死他。

杨斌得意地笑道：“蛇鳞谷我又不是第一次来，你什么心思我还不清楚。”

楚么？”

水凝凌调头就沿着长廊向深宫奔去。

杨斌嘴角轻蔑地一笑，随后跟了去。

清幽的山谷，满天飞舞着花瓣，风里带着浓浓的花香味道。

在一间偏僻的房里，一个容貌姣好的少女正睡在床榻之上。她正是被人骗进山谷的韩冰。

微风拂过面颊，她幽幽地醒来，环顾着四周。这个房间的布局虽很简单，但轻纱薄幔的罗帐，圆顶的床罩，像冰一样的玻璃桌椅，从窗户缝隙射进来的阳光让她第一感觉就像回到了冰窖。她猛地坐起身来，发现自己被人绑住了手脚。她没有挣扎，只是竖起耳朵听着周围的声音，隐隐听到女人们的嬉戏声。她不慌不忙地用牙齿咬着手上的绳索。想当年，义父为了不使她捣蛋，也这样对待过她，可没有一次成功困过她的。

这时，门口传来脚步声，一个女人的声音道：“叶姐姐，快去看看，那个杨公子又来了。”

“哦，是吗？”

“嗯，一起去看看吧。”

“我还要看守这个姑娘呢。”

“在谷里，她跑不了的。走吧。”

“可是……”话音未落，已被拉着跑了。

韩冰松了一口气，赶紧咬开绳索，从床上跳了下来，她小心地打开窗户，想要从那出去，可就在她打开的瞬间，整个人完全惊呆了。

满天飘着花瓣，峡谷里云雾袅绕，亭台楼阁如水晶一般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周围鲜红的蛇鳞果点缀着峡谷，给白色的峡谷一点艳丽的色彩。远远的飞瀑边一对飞鹤缓缓飞过天际，风带着花香，带着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

韩冰为看到的惊叹了，她眨了眨眼，不知这是梦境还是现实。想跳出去，低头见云雾沿着房屋的边沿轻轻地飘过。好像自己坐在会飞的船里在空中飞翔一般。她没有想此刻是否身处在危险中，没想逃跑，而是想出去看看这个唯美的峡谷。

她轻轻地打开门，探出头张望。看门的人早已不见，她便跃身而出，沿着回廊，沿着台阶，一边欣赏着梦幻般的世界一边东转西转。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韩冰越过回廊的栏杆，进入灌木林里。她在峡谷中转悠着，寻找着出口。

这时，云雾深处传来阵阵的哭泣声，她好奇地寻声而去。可怎么都瞧不

见哭泣的人。她靠在一棵巨大的蛇鳞果树旁，手摸着树皮，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这种感觉就好像摸在满身是鳞片的动物身上，软绵绵的还有弹性。她强咽了一下口水，缓缓地转了身，却看到了一条巨大的似乎从地里钻出的蛇藏在树叶间，她狂然大叫一声撒腿就跑。

那一片的蛇鳞果树似乎长着眼睛一般看着韩冰在面前晃来晃去穿梭着，他们的树叶抖动，似乎受到了惊吓。

韩冰跳了起来，惊恐地大叫着，“嗖”地如飞艇一般窜身在丛林里。

蛇鳞果树看着飞速从眼前闪过的韩冰，他们的眼睛就跟数码表一样在翻转，棵棵树晕乎乎地抖动起枝叶，树上的果子下雨般哗啦啦地落了满地。韩冰踏在滑溜溜的果子上，犹似刚学溜冰一般没了方向，眼见就要撞上一棵蛇鳞果树，那树害怕地抖动着枝叶嚷道：“别过来，别——”

话音未落，“嘣”的一声，韩冰就像一只大青蛙一般贴到了树皮上。

果树大哭起来：“哇——好痛啊！好痛啊……”从树皮里面渗透出红色如橡胶一样的液体，不知那代表眼泪还是血液。

韩冰沿着滑溜的树皮如一张薄纸般滑到了树根，稍微恢复了意识就爬着往后退了好几步，揉了揉眼，再度仔细地看去，这是不可能在现实中的树，她怎么都无法接受。脸色惨白，一脸的惊恐之色。

蛇鳞果树没有奇怪，第一次见到它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

其中一棵树抽泣道：“我原本也是一个男人，只是……呜……呜……”

韩冰放眼望去，一片的蛇鳞果树，每个树杆都是男人的体型，树杆有一张人一样的面孔。树皮凉凉的，软绵绵的，跟蛇一般是冷血动物。伸展的枝叶与树无二。

韩冰勉强压制内心的恐惧，瑟瑟地问道：“你们怎么会成为一棵树？还这么可怕？”

其中一棵树道：“我是一个进山采药的郎中，无意中来到这个峡谷。因为受不了诱惑，跟山谷里的女人交合，享受着鱼水之欢……”说到这时，树似乎兴奋起来，树的颜色由绿色变成红色，好像害羞了，又好像是体内发热。

韩冰赶紧打断道：“这一段能不能省略过去，后面呢？”

“后来……有一天，她们怀孕了。”

韩冰真是汗死了，因为用的是“她们”这个字眼。

一旁的另一棵树长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就跟播种的机器一般，让他们怀孕。倘若生下女孩，她们便留在身边抚养，若是生下男孩便扔到地下洞穴去。”

“为什么？怎么跟我听到的不一样？外面的世界好像是生女孩丢弃，生男孩就抚养。”

蛇鳞果树继续讲述道：“世间没有一个男子能抵挡女人的诱惑，那些吃了

蛇鳞果的女人性欲变强，妖媚纠缠男子的方式让男人欲罢不能。蛇鳞女离开山谷得不到蛇鳞果的解药，在月圆之夜便会被蛇鳞覆盖，慢慢承受蛇的蜕皮痛苦而死去。”

韩冰倒吸一口冷气，怎么都不相信这个事实。可是会说话的树又怎么解释呢？

蛇鳞果树继续道：“男子进入这之后就会被蛇鳞女拉去交配。每个男子可以跟山谷里任何一个蛇鳞女交配，直到她们怀孕。若是蛇鳞女感觉他失去了魅力，就会给他吃一种药，然后变成这样。”

韩冰闻所未闻，听所未听。

一棵蛇鳞果树用悲哀的口吻叹息道：“这也是我们的报应啊！逃不过诱惑，背叛家里的妻子，流连这里的女人，如今竟成了这副模样。这是一种罪恶的惩罚！”

韩冰问道：“那要是女子闯入呢？”

“请你拨开脚下沉积的花瓣泥。”

韩冰听得有点诧异，好像跟自己提的问题没关系。她低头看着脚下，踩着软绵绵的，是厚厚的花瓣堆积而成。她俯身而下，用手拨开了厚厚的花瓣，突然看到下面有一个圆圆的白色东西。她越拨越大，突然一颗恐怖的骷髅头出现在眼帘之中。她吓得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她睁大双眼，浑身发抖。她继续往旁边拨着，越来越多的骷髅头出现，她颤抖的手不敢再继续下去。

蛇鳞果树用着很平常的口吻道：“这些都是闯入者的尸骨，她们被埋在下面给我们提供养分，山谷里没有一处不埋着尸骨。”

韩冰听着不由倒吸一口冷气，看着如此美丽、如此迷幻的仙境之谷，背后怎会如此血腥、恐怖、邪恶。

蛇鳞果树解释道：“这里叫蛇鳞谷，女的各个美若天仙、妖媚绝色，男的奇丑无比、凶残好斗。女的用美貌勾引男人与之交配，男的住在漆黑的地下洞穴，永不见天日。”

韩冰捂着耳朵摇头道：“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再听了，这里简直是魔鬼的地狱，怎么离开这？怎么离开？告诉我！告诉我！”

“我可以告诉你怎么离开这，但你也要帮我们离开这。”

“你们……你们是树！树怎么可以走路？”

“我们原本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呜……”一片蛇鳞果树哭了起来，抖动着枝叶，上面的果子哗啦啦地全落了下来。

韩冰捂着耳朵道：“不要哭了！不要再哭了——”一声狮子吼震得山谷一阵阵地回音。“说吧，让我怎么帮你们。”

“在蛇鳞女中有一个谷主，她叫水凝凌。这个女人很好认，全谷里只有她

的皮肤是透明的。”

韩冰不由强咽了一下口水，听着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她的腹中有一颗内丹，拿到这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变回原来的模样了。”

韩冰头上一连串的问号！内丹？那不是神话故事里，修炼成人的妖怪腹中的东西吗？她正疑惑地想要继续问下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蛇鳞女站在回廊瞧了过来，叫道：“谁？谁在蛇鳞果林里？”

听到叫嚷声，立即聚集来几名蛇鳞女，她们纷纷越过栏杆，朝韩冰的方向而来。

韩冰慌忙地藏身进蛇鳞果林，那些女人们一边嚷叫着一边追赶。果树们纷纷故意抖着果子，阻碍着蛇鳞女的视线。蛇鳞女从身上抽出了锋利的匕首，对着面前的一棵果树道：“把那个外来人交出来！不然……”

面前的一棵蛇鳞果树道：“我们不是男人，怎么会藏一个女人。”

蛇鳞女手持锋利的匕首，不由分说地一刀就插进了果树里，一声凄惨的叫声回荡在上空。蛇鳞女用力地往下一拉，就仿佛开膛破肚一般，只见里面哗啦啦地流出一些红色的汁液。树被割疼了，猛地收缩，那张男人的面孔被剧烈地收缩而挤压爆裂，鲜血般的红色汁液沿着树脚流淌着渗透进花瓣泥里。

一旁瞧见血腥场面的蛇鳞果树，惊恐地立即抬高了枝叶，顺利地让蛇鳞女过去。蛇鳞女看到了逃跑的韩冰，她们一行七八个人立即围堵了过去，追捕着。

韩冰不知如何躲藏，在峡谷中跟个猴子似的乱窜。她是在大山荒岛中长大的，在密林中攀爬可是她的强项，她拐过一个墙角，攀越上一个回廊，也不知到了哪，只见一棵桃花树下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那男孩长得眉清目秀，可爱的脸蛋就像一个瓷娃娃。一身白色的锦衣，坐在一架铁制的轮椅之上，目光呆呆地望着夕阳的方向。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幼年的稚气，全身都充满着死亡的气息。

韩冰匆忙地从墙头跳了下来，跑到小男孩的面前问道：“你也是被她们抓进来的吗？”

小男孩听到韩冰的身后传来追逐的蛇鳞女的嚷叫声，他抬头看了一眼韩冰，没有理会她。

韩冰推着小男孩的轮椅跑到一块岩石的后面躲藏。

小男孩惊愕起来刚想嚷叫，韩冰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对他做着“嘘”的手势。

蛇鳞女追赶来而，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锋利的钢锥。她们警觉地四下环顾，巡查着走了过来。

韩冰额头汗珠滚滚，心砰砰地乱跳。毕竟这个峡谷里有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能接受的，换成别人，肯定会疯掉。

韩冰的手一直捂着小男孩，小男孩的注意力没有在蛇鳞女的身上，而是

落到了身旁的韩冰身上。韩冰身上带着独特的青苹果香味，与浓浓的花香别有不同，这种青苹果清香淡雅，闻着之后有一种甜甜的味道，好像咬一口就会水汁多多。

不一会，蛇鳞女没有找到韩冰，转身就走开了。韩冰见那些恐怖的女人离开，便长长地透了一口气，看到小男孩睁着大眼睛望着自己。她松开小男孩的嘴，苦笑道：“她们走了，不用害怕了。”推着小男孩从石后出来，道：“你也是被她们抓进来的吗？听说她们会把男孩子扔进恐怖黑暗的地下洞穴去。我带你一起逃走吧。”说着，便要拉小男孩。

可小男孩却摇了摇头，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韩冰。揭开了盖在双腿上的毯子，韩冰吓了一跳。原来小男孩的双腿被铁链重重地锁着。

韩冰气愤地道：“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一个小男孩？要是青龙剑在就好了，砍断这链子肯定没问题。”

小男孩眼睛为之一亮，问道：“青龙剑？可是传说中的侠王佩剑？”

“嗯，正是！你这个小鬼不赖啊，连侠王佩剑都知道。”

“你有青龙剑？”

“是的，原本……”

小男孩不等韩冰说完，面露喜色，虽然脸色有些苍白，笑得难看，不过还算是笑了。“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带你出谷，不过你要答应我，用青龙剑帮我解开这个。”

“嗯，没有问题。你知道怎么出去吗？”

“当然。”

“那你为何不逃走？是双脚不方便吗？哦——我想起来了，你是夭娆姐姐的弟弟对不对？”

小男孩疑惑地望着韩冰，语气带着盘问，道：“夭娆……姐姐……你是怎么知道的？她让你来的？她呢？”说到后面时语气有点责怪。

“我也不知道，是她带我进来的。依稀记得与夭娆姐姐坐着船穿过一片黑暗沼泽时遇到一个老婆婆，喝了她的汤之后不知怎的就睡着了，醒来时被人绑在房间里。”

小男孩皱起了眉，问道：“你喝过了孟婆汤？”

“是啊。”

“那你怎么还记得入谷之前的事？”

“我怎么就不记得？我又没得失忆症。”

小男孩惊讶异常地看着韩冰，诧异的目光来回在韩冰的身上扫描，企图寻找到答案，他道：“喝了孟婆汤就会忘记尘世种种，如投胎转世一般。你喝下了怎么会还记得？”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铁椅的两边扶手。

“我喝了就是喝了，没忘就是没忘，夭娆姐姐可以作证啊。不说这些了，我们出去再说吧，这里的人好恐怖。别让你姐姐担心你了！”说着，韩冰便推着铁轮椅在小男孩的指点下，鬼鬼祟祟地朝谷外而去。

小男孩带着韩冰到了山庄的一个偏院，在拐角的地方，对韩冰道：“姐姐，看到前面那个小门了没有，出去之后右边有一个回廊，穿过回廊越过墙之后就能离开这。”

韩冰张望了一会，道：“好好，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看有没有人。”

小男孩见韩冰独自离开，便问道：“姐姐，你会不会一个人走而把我这个累赘丢在这？”

“不会，我去探路，很快就回来，你先躲在这里，别出声知道吗？”

小男孩见韩冰转身离开，又叫道：“姐姐，我叫古楼，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韩冰！”说罢，韩冰小心地朝前面的那个门走去。

古楼远远地看着，心里一直念着这个名字。

韩冰按照古楼说的穿过回廊，爬上墙观察着另一边的动静。她刚刚探出头，就被人顶住了后背心，道：“好你个丫头，真会跑啊，跑到这来了。”

韩冰傻笑起来，转身时突然使出“乌龙九斩”，一阵噼里啪啦地电光火蛇乱舞，将近身的蛇鳞女劈出了丈外。韩冰正要跑，不知从何处聚来一群蛇鳞女，她们手拿锋利的钢锥冲了过来。韩冰再度使出她的绝技，顿时一股龙旋风般的掌风四面八方地霹雳而下，将那些蛇鳞女劈得一个个乱飞而出。有的挂到树上，有的贴在墙上，有的上天还一直没下来……得意的韩冰正要逃走，突然一个紫衣身影一闪，绕到了她的身后，诡异的身法灵动。韩冰看不清来人的动作，只觉得背部一凉，被人点中了穴道。

虚影闪过，在眼前出现一个蒙面女子，她穿着一件似旗袍一般的紫色衣服，将火辣的身材尽显而出，修长的双腿从开叉的裙摆下露出，肌肤雪白剔透，有别于其他蛇鳞女。她的穿着跟汉服很接近，不像其他蛇鳞女那般西欧化。

紫衣女道：“还不快带这丫头去见谷主，再有闪失，就把你们一起熬了做花肥。”

受伤的蛇鳞女应声带走了韩冰。

紫衣女转头看了一眼墙头，在墙的另一边是一口正在熬着什么的巨大铁锅，几名蛇鳞女正在用大锅铲搅拌着大锅中的汤汁。她们舀了一勺起来，搅拌的汤汁带动着一颗骷髅头浮出汤面。

古楼一直等着韩冰，见几名蛇鳞女走了过去，他小心地藏在了花木的后面。又过了一会，仍不见韩冰回来，他生气地紧握扶手，心想：“骗子！骗子……都是骗子！”他的骨头关节咯咯地响。

这时，又有两名蛇鳞女走来，边走边在谈论。一个道：“为什么新抓到的

那个丫头不交给咱们做花肥？难道谷主也想把她变成蛇鳞女？”

另一个道：“不是。听说那丫头是杨公子的相好。谷主为了留下杨公子，非得用丫头做交换不可。”

“杨公子可真是厉害啊，竟不受诱惑不动声色，还能逃出谷去，遇过那么多的男人，没有一个能逃过咱们的手掌心的。这个男人留不得。”

“你错了，若是普通的男人，咱们谷主又怎会如此在意他？我看啊，杨公子长得俊俏，品行难得。有如此男人为伴，今生何憾？”

“男人都是花心的，我才不相信他会终生守一个女人。谷主恐怕白费心思了。还不如送给咱们分享分享。”

“呵呵……你倒想得美！”

“呵呵……你不想么？呵呵……”

两个蛇鳞女嬉闹着从古楼的身前走了过去。

古楼听得清清楚楚，咬牙切齿地道：“杨公子……哼！又是他！”

幽静山谷，剔透雕琢的山庄在梦幻与现实之间。

水凝凌从内室缓缓而来，她已上了妆。脸颊之上铺上一层足以遮盖透明皮肤的脂粉，虽然妆显浓艳，但现在太阳已下山，正适合晚妆，别有韵味。一身淡雅的玫红之上点点白色花纹，长发挽在半边肩膀，身上珠花串身，略显娇媚。她想将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可白色长发，玫红衣饰，让人感觉是名副其实的画皮美女。

水凝凌从珠帘之后走出，见杨斌悠然自得地坐在一张雕琢精美的玻璃桌旁，边品茶边欣赏着峡谷的美景道：“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

水凝凌笑着走来道：“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杨斌举了举手中的茶杯，以示敬意。“陆羽曾在《茶经》中道‘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镇江中冷泉、无锡惠山泉、苏州观音泉、杭州虎跑泉和济南趵突泉，号称五大名泉。镇江中冷泉，又名南零水，早在唐代就已天下闻名。刘伯刍把它推举为全国宜于煎茶的七大水品之首。中冷泉原位于镇江金山之西的长江江中盘涡险处，汲取极难。南宋诗人陆游题‘锅瓶愁汲中濡水，不见茶山九十翁’。济南趵突泉位于济南旧城西南角，泉的西南侧有一建筑精美的‘观澜亭’。宋代诗人曾题‘一派遥从玉水分，暗来都洒历山尘，滋荣冬茹温常早，润泽春茶味至真’。泡茶以泉水为佳，古往今来皆有溪水、江水、湖水、井水、雨水、雪水之分，但只有符合‘源、活、甘、清、轻’五个标准的水才算得上是好水。你这蛇鳞谷的茶用

的是哪种水泡，竟是如此甘甜。”说着，杨斌又细细地斟酌了一番。

水凝凌走了过来，身上带着浓浓的花香，让杨斌闻着有点儿晕。这个山谷本就花香味浓，水凝凌再用花瓣沐浴，浴后的胭脂水粉香味加花香，味更重。她给杨斌沏茶，面带娇笑，妩媚而妖娆。

杨斌瞧见水凝凌的手指在茶壶之上轻敲了三敲，他面不改色地继续斟酌着。

水凝凌继续道：“峡谷四周皆花树，长年飘舞花瓣。唯有后谷一方外之地，无垢无染，有一处飞龙泉，四周景色幽静靓丽，泉水从高处喷出，琼浆倒倾，如老龙喷涉，碧水清澄如玉，水质清冷香冽，柔甘净洁，这茶便是取那的水泡之。”

杨斌接过了水凝凌递上来的茶，饮了一口。

水凝凌见他饮下，脸上出现了诡异的微笑，道：“没想到杨公子如此通茶道。”

杨斌笑了笑，他的微笑总是让女人着迷。“老爹让我学的可不只茶道，其实我的本行是医道。”

“医道？”水凝凌的眼光在杨斌的身上扫了一个来回，掩笑道，“还真瞧不出来。”水凝凌的意思是上回杨斌受伤差点死在谷外，最后还是被自己所救。

“呵呵！医者不可自医也。”

“这次回来是恋茶还是恋人？”

“当然是……”水凝凌睁大着眼等着杨斌的答案。可杨斌偏偏回答“恋茶”。

水凝凌翘起嘴巴道：“你这个死没良心的。”

“哈哈……”杨斌朗朗一声笑，道：“此茶也只有你水凝凌能泡出，唉——”故意遗憾地长叹。

水凝凌嘴巴一弯，又笑了。

杨斌突感头晕，手中的杯子滑落在地，他捂着头迷迷糊糊地道：“怎么这茶比酒还烈，居然……”

水凝凌扶着杨斌，道：“怎么了？是不是累了，进去休息一会。”笑着搀扶着杨斌进入内室。

水凝凌的房间呈椭圆形，之内的地板上铺满鲜花，柔柔的红色薄纱装扮着四周。巨大的树叶剥去了叶肉，叶脉被卷成各种样式作为装点的饰物，四周挂着峡谷里特制的灯笼，灯笼被红纱遮盖，将内室渲染成火红色，这里就像一间美丽而温馨的洞房。

水凝凌把杨斌扶到床上，她羞涩地放下了罗帐，坐在一旁看着杨斌，修长的手指在杨斌的脸上画着，仔仔细细地看着那张脸，想要一辈子记住。她松开杨斌的腰带，拉开他的上衣，胸口结实的肌肉，男人健壮的体魄一览入眼。水凝凌把头靠了上去，听着杨斌的心跳声，手不自觉地摸着杨斌结实的胸肌，